

《意思》

你真有意思。我小時候常聽到別人這麼說我，長大了便有人和我說，你真沒意思。

後一句我還是懂得，可前一句就不大明白了，小時候能怎樣有意思？我真是奇怪了，可卻也什麼都沒問。

我不是特別會說話的人，最多是小時候書法比賽曾被班上一致推出去送死過；也不是長得特別好看，畫畫又像鬼畫符，學習一般般，沒有特別的專長，沒有遠大的志向，身上一堆奇怪的小毛病，一堆台灣人都有的慢性病。

他們說的有意思，我想來想去都不明白。現在長大，也還沒明白。

小時候那些人大多都不在了，也不是死了，只是在未知未覺中各奔東西，漸漸連名字都忘了，只依稀記得個模糊的樣子。比如國小時，運動會上比賽拔河，站在對面的同學。

我記得還在國小的時候，上學途中比上課要有趣多了，早餐店阿姨、阿伯就算不認識，也會朝你喊聲早安！早餐多點份蛋餅便多收穫一份讚美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，是有一次在路上，半乾的水泥地裡陷著一隻死貓，不知道死了多久，發出腐爛的臭氣來。每個路過的學生都尖叫，女孩兒手拉手地前進，跟平時上廁所一樣；男孩兒掩著口鼻大喊著「臭死了！」，一邊嘻笑又打鬧。

那一整天，我都在想那隻黑貓的事情：牠死啦？

牠為什麼死了？

牠被誰殺死了？

為什麼沒人去處理牠呢？

為什麼我沒去處理牠？

我一直在想，不過就是拿手機打通電話的事，為什麼那時我就這樣走過去了？我怎麼就那樣直接走了？

後來國中，上了間與國小反方向的學校，也是走路上學，可因為多了十多分鐘的路程，早起完全沒有其他心思去想別的事情，自然也就沒去特別在意了。

只是，國中我印象深的是，路上我看到幾個同校學生一邊打鬧，一邊走路；另一頭是連手上都拿著英文單字本的學生；離校門口遠一點的，聚集了幾個手上拿菸頭卻沒點燃的學生，他們講話更大聲，三字經當開頭詞在用，音量都壓過那群打鬧的同學，校門口只有警衛，可警衛也視而不見。

我突然哭了出來，止不住眼淚，流個不停，鼻涕也沾滿了人中，那天我扭過腳踝，逃一樣的回家了。

高中時，上學路上想的多是待會兒吃什麼？而大學時候想的是等會兒要不要翹課？出了社會倒是想，今天又要加班到幾點呢？

大學畢業以後，我隔了一年才算真正出社會，現在幾年過去了。學會開會的時候和人爭論，下班了和朋友開玩笑嗆聲，吃飯時也和店家爭奪遙控器的掌握權，最後苦惱地求老闆：拜託一下，別看這台新聞可以嗎？

青春期和全世界作對，長大了和社會妥協，老闆一來，先看老闆今天的臉色是如何，再想想待會兒要怎麼說話：老闆，今天心情不好啊？

上班的時候，想的是今天怎麼熬過摸魚的時間。

其實仔細想想，這全都是似乎有回答，卻沒有正確答案的問題。小時候如此，長大了也是如此。就像大學四年，一年級時小屁孩們懵懂又大膽，夜衝到陽明山上，大半夜不睡覺，一群人騎機車只為了看個夜景，遇上鬼故事就加油添醋；二年級在社團風生水起，系學會也玩得教授都認得自己，出席率忽高忽低，突然有一天，就有人問道：「欸，你出社會想做什麼啊？」

這問題，也是有個模糊的答案，卻誰都不敢真的去回答。大家只敢假設再假設，沒有那勇氣去承認。我有個朋友，夢想開間酒吧，連名字都想好了。可現在第一個關卡就是他能不能畢業。就不說後面更現實的了。

還有個同學，她希望能開間咖啡廳，或甜點店也行，「記得去年去台南的時候，神農街底那間貓咪咖啡廳嗎？我就想開那種的。」

我記得那間的茶沒特別好喝，擺設卻特別精緻。

後來問到了我，我突然有點不敢說出口，喝了口奶茶又覺得沒什麼吧？然後我說，「我想當作家。」

他們不約而同地笑了，毫不掩飾的笑著。只有想開酒吧的朋友對我說：你一定行的。

我突然想到小時候我也和爸媽說過我想當作家，他們說：真的？

後來我們又繼續聊咖啡廳的事，我只是一直在想，他們的笑，是什麼意思？

要畢業了，該實習的去實習，要打工一樣在打工，準備碩士班的繼續和教授聊天。時間不知怎麼過的，就出了社會。有段時間，我陸續寫了幾篇小說寄出版社，卻都沒有了下文，我想會不會是因為出版社很忙，沒時間看？還是寫得太差啊？

後來四處投遞履歷，頭上一片不知所云，最後誤打誤撞，還真進了出版業。只是不是作家的職位而已。

我進了出版業才知道不是太忙，編輯沒時間看，而是看了後就丟了，我一邊處理網頁編碼，一邊透過玻璃，看到隔壁組其中一個編輯又拿著幾疊紙，丟到碎紙機裡。

有多少人完成了小時候的願望？誰還堅持著自己的夢想？

我再也不說自己想當作家了。

我恍然想到，其實這年頭，願意這樣將故事以紙本印出來，寄來出版社的也很少了，可是終究是落空，有些像當年的我，卻又不那麼像。

辦公室來了個新人，是一位小姐，在外論資歷應該是比我多了幾年，其實這行業說小不小，說大不大，競爭激烈倒是真的，編輯出版，時代已經過去了，誰還想看紙本書？紙書本越印越少，我們公司努力想拓展網路閱讀的領域，可還是成效有限，或者說，方向還沒抓好。

話說，那小姐來的那天，我們每個人的座位就各放了一包壓縮好的茶葉。這有點像一種成規，誰規定的？

只是有點奇怪，她看到每個人桌上的茶葉包時，露出了一種說不上是憤怒，也說不上是無奈的表情。

那天組長突然傳了訊息過來，用私下的手機通訊帳號，他讓我多多關照她。我覺得挺怪的，但又不好多說，回應了個「好的」貼圖，被已讀後就沒了。

那位小姐，大概是大學時期就是本科系，上手速度非常快，也不需要和她多說明流程，她最大的問題，應該是不大愛說話而已。想想組長都讓我特別照顧她了，我三番幾次想和她吃個午餐，卻都被拒絕。我想她可能不喜歡這種近距離的相處，就像國小時期，有段時間大家都愛傳紙條，坐隔壁也硬要傳個折成愛心的紙條。

所以我學她的送茶葉，也送了她一杯咖啡，放在桌上。隔天她貼了張紙條在我辦公桌上回應道：「我不喝咖啡。」後面附贈一個微笑的表情符號。

組長後來特別愛來我們這裡巡，老實說，實在是很煩。他讓我多多關照她，可其實太多時候，反而像是她在關照我，我讓工讀生送的件出錯了，她會直接修正，我真的挺感謝她。

她能力很強，講話脈絡清楚又完整，組內會議，反而多是她在領導，組長會看著她，然後笑著喝口茶。

那時候，我和她的交情止於此了。她坐在我左斜方的位置，中間隔著一盆她養的迷迭香，剛好能遮住我看過去的方向，而她座位側面是組長辦公的隔間。

組長比從前更常走出來，往茶水間的方向去，沒多久，她也會走出辦公室。

也是往茶水間。

我隔壁的同事姓章，就叫阿章吧，休息時間時，阿章問我：「那個新來的和組長，你覺得怎樣？」

「什麼意思？說清楚點。」

「就是那個意思啊，」阿章壓低音量，傾著身子，開會時也沒見過他這樣對組長彎腰，八卦使人破除神祕，何況主角不愛說話，這破得更有快感。「不覺得他們有點……？」

「喔，」我終於明白了，「可是年紀差得有點多？父女戀？」

「幹，你懂什麼！」阿章挺直身子，他本來就比我高些，現在是徹底鄙視的眼神了，「想想小時候，國中的女神啊！懂了吧？年齡不是問題。你看，爺孫戀也不是沒聽說過。」

年齡是不是問題這種事情，不是看每一個人的接受程度嗎？我說完，阿章又是那個眼神了，他走回座位，嘴角掩不住笑意，我們多少都猜到了，那種秘密看而不說破，好像是種成規的默契，卻沒來由讓我想到了那隻死貓。

我不知道原來他們早就認識。組長有妻女，當時還想為了提醒她，我又送了杯咖啡，那天她出去時瞥了我一眼，又扭過腳踝走了。

隔天我在茶水間遇到她，或者說，我進去時她站在窗口，不知道在看些什麼，茶水間的窗外一片霧濛，只有稍微遠處可以看見台北一零一，但也是十分小的一點藍，幾乎稱不上藍了，那是灰吧。天空也是灰的，一切的顏色只有飲水機上熱水冷水的紅藍標誌而已。

她像是雕像，佇立在那裡，一言不發，比往常更沉默，彷彿連氣息都消失。

我將咖啡粉倒進水杯裡，壓著那個有些難拉的紅色拉桿，蒸騰而上的霧氣是白的，我喝了一口，覺得有些過淡了，明明平時也是這個份量。我想到國中時候，備考特愛喝咖啡的，就像那時都覺得抽菸挺酷，我覺得咖啡也是一樣。只是考試那時怎麼喝，都覺得味道太淡了。

「你很喜歡喝咖啡？」

她說話了，聲音低沉，有點兒嘶啞，像拉長的低吟。

「挺喜歡的，」我說，又喝了一口，真的太淡了，我往裡頭又多加了幾匙咖啡粉，「我硬送的咖啡，妳別生氣。」

「我沒氣啊。」她笑了一下，轉過身來，背靠窗戶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突然覺得窗框也太低了，把她整個上半身框在了那裡，我這才發現，她口紅是深紅色的，而背光看不出來是什麼顏色的眼影，她笑容很淡，像第一口的咖啡。

「我其實也不愛喝茶。」

腦子叮的一聲。

我低頭又喝了口咖啡。

「我基本上只喝水，有味道的我都不喜歡。你送給我，還不如還給謝哥。」

她喊組長謝哥，多親密，可她笑得很奇怪。

「唉，哪有這回事，禮物嘛。」我笑道，「只是你說還給謝哥？那不是妳送的嗎？」

「他愛喝酒，但上班時只喝茶。有時候我也會跟著喝，但太澀了。我覺得送那個太針對人。」她說。我看清楚她手中的水杯，也是白的杯子，裡頭是透明的水，果真如她所說，她只喝水。

「那是謝哥送的。我如果要送禮，會送大家都喜歡的東西。」

我懂意思了。

這不是能說的事情，我看阿章也明白，只是他嘻笑，然後走過去。而我這次留了下來。

後來她先離開茶水間，不過誰都沒真的去戳破，因為什麼原因，就是模糊又沒正確解答的問題，這樣膽顫心驚。

你看我們小心翼翼地說，又無賴地活，上對不起身邊的人，下對不起自己。又有誰願意？也沒什麼，只是不小心長大了。既沒法拒絕，也沒法承受，又疼又癢。

社會是這樣迂迴。她選擇告訴我，是挺有她的風格：不多說，不推託，直接以行動來回答。

我從茶水間出來的時候，大家都在埋頭苦幹，新項目是將紙本書轉換成電子書，接著上架商城。公司上層給組的項目聽來簡單，但過於早期的書本要如何轉換？聯繫作者是否願意上架平台，這些都是要處理的，每個人都在加班。組長當然也是。

組長越常留到最後了，而我通常是最早走的。

阿章也開始留得比平時更晚，我告訴了他在茶水間的事，他沒說些什麼，就是一直笑，我想起國中時，路上那群不知道在笑什麼的學生，阿章這時候，真的特別像他們。

後來他才說，有一次加班，他看到她進了組長辦公室，直到下班都沒看到她走出來。

阿章一副看好戲的樣子，可我記得最近他在跟男友嘔氣，我真的不太懂，心情轉換可以這麼快的嗎？

我問阿章，「你們和好了？」

回到座位上，他一眼也沒看過來，就專注在打字，整個辦公室突然充滿了他的打字聲，機關槍一樣，「就你和你男友。」我小聲說道，怕後面收垃圾的姚婆聽到。老人家特別不能接受這種事，阿章也沒打算公開，我會知道，純粹是酒後八卦了一下，姚婆嗓門兒大，一聽見還得了，而且她反應也大，她知道，等於整個公司都會知道。

「分了啊。」阿章揮揮手，一臉不耐煩，像揮蒼蠅，我雖然生氣，也知道是自己雞婆。你們因為什麼原因分了也不跟我說，我還想要不要請你喝個酒。

他用力按下回車鍵，「喀！」的一大聲。戰爭結束了。

「今晚？」他說，旋轉椅轉向我的方向，我覺得不管是誰，有時都挺無賴的。

那天發生了件意外事，一對母女突然衝進辦公室，驚惶憤恨，小女孩不滿三歲的樣子，那位媽媽應該也不超過四十歲，她們進來時，我第一個想法是：警衛怎麼沒攔？

我還沒開口，阿章就站起來了：「請問找誰？」

那位媽媽開口，有些中氣不足，又無比堅定的感覺，「我找謝……謝先生！和一個長頭髮的女人！」

阿章指著組長隔間外的椅子，讓她們先坐在那邊稍後。我們繼續做我們的工作，在那奇怪的注視下工作。

那天組長和她一出去，都沒回來。平台架設的轉寫碼出了問題，我和阿章弄到了晚上九點，還是沒看到她和組長。

不是出差。

他們去哪裡，或他們可能去了哪裡，那對母女沒問，我們也不說，就坐在那裡。

小孩子終究坐不住那麼久，辦公室也沒有東西給她玩，小孩子開始吵鬧，那位媽媽從原先的氣憤，到後來的疲倦，之後從包裡拿出幾張照片跟幾張紙，放在組長桌上正中間的位置，那幾張模糊灰黑的照片，上面男人女人的曖昧姿勢，比擺在一旁花綠的書本更顯眼。

那位媽媽離開時，平底鞋沒發出任何聲音，跟她的高跟鞋不一樣，總發出敲打地面的聲響，像是宣告著她來了。

「看來是發現了，我就想嘛，怎麼能瞞得住？」
阿章說完笑道，我也笑，我們都笑著說話，就像應酬一樣。

那照片，那白紙黑字，靜靜躺在桌面上。

阿章嘆了口氣，隨後整個人向後伸了個腰。沒了嬉笑，我們都覺得疲倦。不是轉寫碼太多錯誤要改，也不是作者不給予授權，我們在這件事情上，都毫無作為。

我想起她。莫名地想起那天在茶水間，她背靠窗戶的那一眼。看不清眼妝的那一眼。

隔天我和阿章都晚到了。她是唯一準時到班的人，還先解決了幾個作者的問題，不過不知道是否是錯覺，我感覺她跑茶水間的時間越來越多，臉色也比過往更差，阿章倒是不怎麼意外，應該說，他似乎早料到了。

組長來了，把照片和報告收起來，便離開辦公室。幾天都沒看見人影，整個處室瀰漫著荒唐的味道。

那盆迷迭香有枯死的跡象了，葉緣泛著棕褐，整個垂軟下來，我看到她的眼睛，迷濛不睜的。

不對勁。說不上來的不對勁。跟以往認識的她不一樣，可一樣的妝，一樣的眼，一樣的穿搭風格，到底是哪裡不一樣？

我放了杯溫水在她桌上，上頭貼著便條紙，寫道：你的迷迭香需要救援。

她沒有回我，只是抬頭看我一眼，然後微笑起來。那盆迷迭香早就不行了。在我們的對視中，似乎有什麼不斷流逝，不斷消失，像菟絲子攀食，她整個人都

被不斷吸食著，越來越憔悴。

我問她：「妳氣色看起來有夠糟的。」

她回我：「投影片第三頁的分析表有點問題，你再去看看。」

我忘了過去幾天，組長才出現，他桌上的文件都疊滿了。組長進來時，她頭也沒抬，繼續做事，還是和往常一樣。氣氛詭異，但畢竟不是我和阿章的事情，我們就沒有多問，甚至連後續，都沒去打聽，喝酒時，也沒提到他們。

他們。

阿章趴在欄杆上，垂著手，夾著菸，在陽台抽著，滿嘴都是菸味，吐出的也是迷濛的顏色，和城市融為一體。我在一旁喝著酒，是特意去買的。

「怎麼辦啊？」

我終於忍不住，向阿章問道。

「沒怎麼辦，人家家務事，別管了，免得到時候更麻煩。」

「你當初不是很愛講？」我又喝了一口，才繼續說：「怎麼現在不想講了？」

阿章沒有立刻回應我，他吞吐了幾次，菸都抽完一半，才慢悠悠說道：「我知道那種感覺。之前你問我跟前男友怎麼分了？就是劈腿。你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吧？」

「所有感情都是一樣，婚姻沒有比較高尚，可是沒經歷過的人不會明白，像你，」他指著我，「你懂嗎？」

那種眼神太像是國中時的訓導主任了，我轉開目光：「懂啊。」

「聽你放屁。」阿章嗤笑一聲，走過來拍拍我肩膀，我聞到他指尖的菸味，想到這隻手牽過男人，也牽過女人，他嘆了口氣。

「我們誰都幫不了她，跟婚姻比，她就是輸了。組長也是，他老婆小孩也是，沒人可憐，沒人冤枉。人活至今，本來就對不起萬物生靈，更何況是彼此。」

這句話之沉重，一時半刻我無以回應。他說的不全然錯，也不全然對，唯有重量，是死壓著與難堪一線之隔現實的重量。

她那樣驕傲有能力的女人，不是輸給了事業，而是輸給了情人的婚約。

我們回到辦公室時，辦公室竟然一片杯盤狼藉，她坐在座位上，組長人又不見了。我坐到位置上時，她像觸驚的貓一樣抖塞一下，隨即挺直脊背，打起電話，那一下，讓我看見她右臉的紅痕，口紅印擦拭未淨的艷紅。

阿章只繼續和網站架構的程序員通話。

像往常。

姚婆進來打掃，先是驚呼一聲，低著頭彎曲身子，像個誤入會議的工讀生，又偷偷抬起眼，濁黃的眼白帶著瞳眸滾動一圈，在看到時，手上的拖把差點掉了。

姚婆衝到了她旁邊，用一口台語問，「啊唷，誰打妳！這漂亮的臉蛋都紅了，這樣不好耶，」姚婆又逼近了些，「怎麼啦？」

我揮手，把咖啡弄倒。

「姚婆！」我喊道，「這邊先幫個忙！」

姚婆瞪著我，又嘆息幾聲，說到：好咧！好咧！才過來。用抹布和拖把擦拭整理，整個辦公桌都被咖啡的顏色給浸潤，留下深色的痕跡，擦不掉的，姚婆說真可惜呀。然後看向她。

我餘光瞧見她渾身顫抖，卻沒能正眼看她。

打掃完後姚婆便離開了，我一方面鬆了口氣，一方面又覺得如此荒謬，可荒謬在哪呢？阿章說這世界本就荒謬，荒謬的是人本身。

我覺得不對啊。

他打她了？

打完又去哪了？

打卡機「逼！」的一聲，緊接一串高跟鞋敲響地面的聲音，我們才驚覺原來她已經離開了。

後來，組長在一個星期後終於出現，公司會議時，業務組提出他們缺乏人手，組長說我們組有個不錯的人，但調職的話，我們組需要再額外招個助理。

竟然是助理。竟然是助理嗎。
他舉薦她進來。又把她丟出去。

阿章也幫腔了幾句，我看她低頭寫著些東西，看不清什麼內容，組長朝我這兒看過來，我趕緊點了點頭，扯起嘴角來，她坐在我的右方，筆尖的墨水溢出來了。

會議結束後，隔三日就要交接，辦公室的東西其實也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她就一個箱子的東西，迷迭香徹底枯死，被姚婆丟到垃圾堆裡，一同倒進垃圾車。焚燒或掩埋，是哪一個呢。

午休時間，我去茶水間蒸便當，然後我看見她。

我看見她，蹲在半身高窗框上，腳踝有高跟鞋長期穿著留下的印子，我手上拿著冰冷的便當盒，愣在原地不知道該做些什麼。

她想幹嘛？

怎麼辦？我渾身發顫，看她還沒有任何反應，想鎮定下來想先低聲安撫她，她卻似乎早料到我的出現，以及我的所有反應，她總是最聰明的那個。

而聰明的人往往更敏感，更容易破碎。

我哽咽了，我說：妳別衝動！

她還是蹲在那裡，一身黑的套裝，在哀悼誰？她所經歷的，我腦中恍惚想起阿章說過的話。

明明我們都知道她經歷了什麼。明明我們都知道她做了什麼。

我們都知道姚婆知道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我們明明知道組長因為妻女與她發生爭執，我們都知道第三者……可是不對？是哪裡不對了？

那些我們以為沒關係的事情，你看我們從未阻止，我們甚至從中獲取嘻笑的快感，直到如今。

我大叫一聲。

所有在辦公室的人都來了，阿章，組長，我，姚婆，無一缺席，我們看著她的背影，她一眼也沒給過我們，她極低地彎著背，而風吹起她的長髮。阿章正打電話給警局，我向前踏了一步，一邊惶惶說道，「妳先下來。有什麼都可以下來再說！」

可我每踏一步，呼吸便越加沉重，她呼吸混濁，充滿了俗世的氣息。組長站在門口，眉頭緊緊皺著，活像是我們開進度會議時，沒有表現好的模樣。

他一句話都沒說，不過幾分鐘，他竟然轉身就離開，皮鞋踩踏磁磚地的敲嗒聲，響徹整個茶水間。

我看見她突然挺直腰桿，我看見她腳踝彎著扭曲的幅度。我們全都大喊著衝向前，誰都沒來得及抓住她。

十三樓的距離。

遠方傳來救護車的聲音，有哭喊聲，有尖叫，還有姚婆驚嚇的大喊。

阿章和我，組長跟姚婆，都因目擊證人的關係而被叫去警局做筆錄，我才發現幫我筆錄的是國小同學的老肥，他那時候看起來就挺老相，沒想到還真的沒變太多。

他讓我別緊張，我只是覺得好累啊，這一切都令人感到疲倦。

老肥一派老練，彷彿對這塊十分有經驗了，他開始問我一些問題，一些關於當時的事情。但我只想到茶水間窗色襯著一片灰。

她應該是死了吧？老肥一臉疲倦，也必須坐在這裡問我話，因為這是規矩。

她髮是黑的，眼也是大大的，平常不愛說太多話，她不喜歡任何飲料……我說出所有對她的印象，老肥把聽到的全都記下來，倒著看像小時候比賽寫過的書法，有些什麼，又看不大出來。他眼皮好腫，膚色又黑又油亮，像小時候運動會拔河比賽時的臉，只是日光——日光燈是死的。

我們這樣極力拉著她，和這死的人生拔河，倒在七拐八彎的塑膠軟墊跑道

上，臉面被磨出厚繭。成人社會的社交，童年時期的掙扎。

她跳下前一樣寡言。只是那個本在她身旁的男人，在她跳下去前就走了，為什麼？

為什麼？

會不會不理解？會不會質疑卻不作為？

你會不會抱歉？

我穿過他肩膀，看到鐵色的門，灰色的牆，是水泥地的顏色。是那窗框。

是貓。

我真難過啊。

我眼鼻痠疼起來，一下一下開始啜泣，「天啊。」我說，鼻涕流下來，滿嘴都是鹹。我什麼都不知道了。老肥的煙灰落下來，燙了桌邊的一角。他看我哭得滿臉，卻臉邊肉都笑得擠出來，一派輕鬆地說道：「你還是和小時候一樣有意思，都會一下哭一下笑的。」

我們都沒再說話，只剩空調輪轉作響。

《意思》完